

白羽平



*A Collection of
Comments on Modern Chinese Arts
21st Century Edition*

Bai Yūping

主编 戴士和

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21世纪版

广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羽平 / 范迪安主编, 一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6.2

(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

ISBN 7-80674-857-1

I. 白… II. 范… III. ①油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②油画 - 艺术评论 - 中国 - 现代 IV. ①J223 ②
J213.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2227 号

出版策划 / 苏 旅

责任编辑 / 冯 波

责任校对 / 刘燕萍 陈宇虹 尚永红

审读 / 林志茂

责任印刷 / 吴纪恒 凌庆国

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 · 21 世纪版

白羽平

著作 / 白羽平

终审 / 黄宗湖

出版人 / 伍先华

出版发行 / 广西美术出版社

中国广西 · 南宁市望园路 9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701356 5701357

传真: 0771-5701355

经销 / 全国各地书店

印刷 / 南宁嘉彩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 889mm × 1194mm 1/24

印张 / 3 插页 / 4

200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7-80674-857-1/J · 568

定价 /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20 世纪版

主编 水天中

杨飞云 孙为民 朝 戈 刘小东 尚 扬 丁 方
陈均德 戴士和 许 江 曹 力 宫立龙 谢东明
马 路 石 冲 阎 平 丁一林 刘 溢 洪 凌
申 玲 贾涤非 段正渠 喻 红 张冬峰 贾鹃丽
崔国强 吕建军 祁海平 黄 菁

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21 世纪版

主编 戴士和

任传文 雷 波 白羽平 范 勃 马 林 王克举

一套展示当代中青年艺术家图式风格的丛书；她
向所有有成就的艺术家敞开大门。

一套记录了一个巨大变迁时代的宝贵美术史料；
众多探索者在这里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

白羽平

*A Collection of
Comments on Modern Chinese Arts
21st Century Edition
Bai Yuping*

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21世纪版

名誉主编 / 水天中

主编 / 戴士和

副主编 / 苏旅

广西美术出版社



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21 世纪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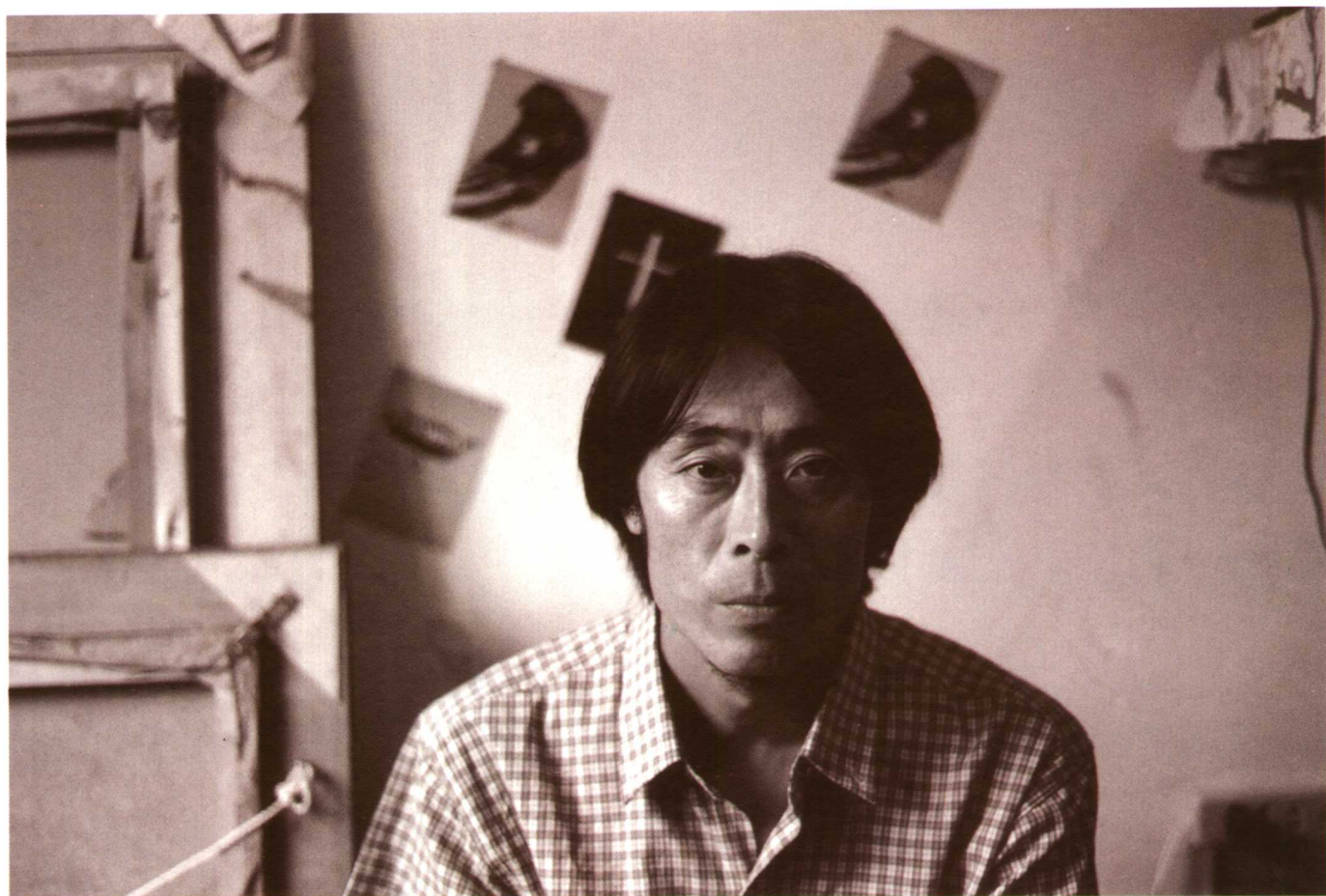
总 序

这套“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真的跨世纪了！上个世纪其留下的时代刻痕依旧，成为当代中国美术史不可或缺的一环，21 世纪的新版又开始编辑、出版。这批油画新锐都有实力，又都在激流中奋进，在过渡，在个人从崭露头角到名满天下的临界点上。从全局看，层出不穷的新锐，既是油画艺术兴旺的明证，同时也是民族艺术兴旺的明证。油画西来，但它早已经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了。民族大传统浑厚华滋到如今，并非只有水墨这么一脉单传筌路蓝缕，仅此一家绝无分号。我们民族艺术传统雄沉博大，她的创造精神、人文取向等正被油画新课题重新激活并且直接地、鲜明地体现在油画艺术中。今天油画的量与质、短处和长处都是民族艺术的当代代表之一，是其当代艺术的典型形态之一，不折不扣。当下的课题不在于是否民族，而在于是否精彩。这个课题无论是油画新锐或大家都在作出回答，或者为了艺术本身，或者并不为了油画甚至不为了文化，而只是为了人活得更好些，都行，都可能达到精彩。



白羽平对“语言”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越了形象塑造与具象表现层面，他要求自己在作品中必须获得和创造自己的语言，即纯粹个性语言；继而，白羽平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认识到，绘画语言是可以被实验的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它具有无限的活性与可能性，画家可用有限的符号组织、编制、化合与演绎出无限丰富的意蕴，这些语言的组合聚集在一起或安排在一定的位置上之后，产生的自然是意想不到的效果。可以肯定地说，在白羽平那里，语言具有纯粹的形式意义，它自身的节奏感、色彩感、亮度、美感以及种种不可言说的东西，就足以具有独立的与自身的审美价值。

徐恩存



白羽平

序

钟 涵

在现今的中国油画界，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一代恰是风华正茂，充当着主力的角色。画家白羽平就属于这一代。近年来他在艺术创作上的活跃已经越来越受到同行们的注意了。

就我接触的这一代朋友看来，他们当然各自不同，愈到近年愈趋于多样，然而从中仍然可以发现一种中国式的共同特征。他们一般出生于“文革”开始前后，受过早期的生活锻炼，而应有的正常文化教育不足，于是在改革以后的新形势下憋足了劲头投入艺术学习，并且一开始就在开放的空气下接受多样的文化滋养。他们往往是把学习与工作交错地结合着开展，或者工作了又进修，或者边工作边再学习，这就造就了他们普遍的独立从艺的能力，即使原来的学养不一定很充分。他们之所以在油画上坚持，是自觉选择这心爱的文化领域当作事业追求的结果。因此，他们能够克服困难，不断精进，并且在现时热闹的文化环境中自觉思考和找到自己的取向。比起老一辈来，他们的现代性格和现代作风的优越性是显然的；而比起更年轻的一代来，他们又更有经验、见识并正在走向成熟，人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中国油画事业承前启后的有生力量。

白羽平属于艺术队伍中的这一部分。他有大家一

般的共同特征，同时又有个人自己的特色。我跟他熟识多年了，渐渐地在他身上看到这种个性的东西。

首先，这位晋北的乡土养育出来的后生身上一直留有乡土气息这种难得的优点。有人怕“土”，然而我认为作为艺术家的白羽平好就好在这“土”上。他保持着对那里的乡土和在那土地上生活的乡亲的热爱。这使他的作品不但多以那里的景物人事为素材，而且带着浓厚的眷恋感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白羽平的艺术受益于这方水土，这恰是其艺术的优点和画家的福分。他现在把家搬到了北京，又去过东西方好多国家，但是他仍然不断地从老家那里汲取人生与艺术的营养。

其次，他搞起艺术来有一种不怕困苦、锲而不舍的意志，一种傻劲儿。据我所看到的，他为了进修和提高，曾经有过一段艰苦的生活，这使我很感动，感到他简直像古代求学的贤人，“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那样，在现代条件下表现出了一种士人的志气。白羽平全身心地扑在画上，他的画是刻苦努力的成果。

还有，白羽平又是一个有慧心的人，那是内在的有艺术感悟的聪明。他本来所受教育的条件并不太好，但他进入这一行以后凭着这种聪明劲能够一步步

地提升自己的修养，调整自己的用力处，寻找自己的绘画语言。绘画语言这东西得反复探索，很不容易。而且人说话，话又说人——“语言”迫使你听它的制约摆布，于是苦乐交替：有时被它弄得十分被动；有一阵顺手了或突破限制了，有一阵又不够用了。主客之间、具象抽象、有序无序、似与不似，等等，有时混乱一团，如治丝益棼，有时又忽见光彩。白羽平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努力，而且适应不同主题而求变化，并非时时得手。但是大家可喜地看到，他在不固定化又不放纵的两端之间，常有独到的发现。

说到固定化与放纵，白羽平在这里又有特色，就是为人治艺都静悄悄地在心里掌握一种尺度。有时不免显得固执，有时又好像没了主意，但是甬急，他心里在盘算着，一旦水到渠成就豁然开朗了。在他多年的作品中可以看得出这样一种轨迹。当然，相对而言，他有一个时期的画作注重于“手中之竹”比“胸中之竹”多一点。

这些特色都体现在他作品的风格里，成为深藏其中的构成因素。他的风格趋向并不能由于有具象再现的基础而被随便地归于写实主义，其实应该说是探索于写实—写意之间，有强烈的主观精神要求支配着形式变化的作用。他的色彩浓重，笔法拙而有力，喜欢

“乱头粗服”，意象的空间展开得宏大以至空阔，这就形成了粗壮的气度或气质。如果说在风景画上更自由开放，在颇大的抽象性的平面上任感情驰骋，那么在人物画上则更重形质的把握，于沉着中吐露出他对人生整体的解释。我作为接受者，个人喜欢他的这种风格倾向，当然这年轻的风格还没有定型，正在活跃地生长发育中，我们有理由期待它更光彩的发挥。

这是白羽平的第一本画册，其中大体显示出了这位油画家在艺术道路上大步前进的整体面貌和矫健态势，真是令人高兴。我虽然对他的艺术生活有所了解，但像这样全面和整体的认识以前还没有过。现在绘画复制出版条件比从前好多了，这可以大大有利于作品的普及，使之与未见原作的读者见面，也许画册本身就会成为现代视觉图像艺术的一种方式。

承画家本人盛意要我在画册前作介绍，我很高兴以自己的了解，充当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衷心地期望白羽平这本画册的出版能使他的绘画艺术得到更广大的知音，同时作为他此前艺术阶段的检阅，从而进入下一阶段更大成果的创造。



西什库教堂之冬

布面油彩

220cm × 80cm

2004 年

漫山云水驻我心

——白羽平风景解读

范勃

当今，开放的文化视野促进了传统绘画在当代发展开拓的可能性，艺术家主体精神的觉醒，就是置身于精神荒芜的物质社会里，期待着成长和拯救，体现在绘画中，绘画本身即“追求精神和灵魂价值的人生旅程”。

深谙艺术发展规律的白羽平，始终潜心于绘画本体的自觉，以艺术的方式，观照自然造化，于自然的蒙养中生发性灵，延展其丰厚的学识。

风景画作为白羽平营造个人新的现实世界的媒介，通过对一种山高水远、缥缈无着、尘埃不到的“境”的创造，把个体经验集聚在时间与空间中，实现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驻足与眺望，以月色、雪国、旷塬等具体的物象，来传达其内心深处的宁静渊澄，这其中包含了对某种逝去的回忆和对物化世界的轻蔑。

在白羽平的早期作品中，倾心自然，淡泊宁静，忘怀万虑的人生体验成为白羽平风景绘画发展的基本母题。阡陌纵横的田地构成，高低错落的山丘高地所散发的祥和、清新的田园情怀，在他的笔下渗透出与这片景致的生存联系和诗意的依恋。

于葱茏处透出清瘦，于绚烂处散出荒寒，白羽平近期绘画所呈现的孤寒意韵，标志着其风景绘画的又一次自我超越。深深的崖谷，黝黑的山林，萧瑟的旷野，微茫的天空，在对崇山峻岭或浅汀平坡的描绘中，无不传达出中国传统绘画意境中萧疏简淡的空寒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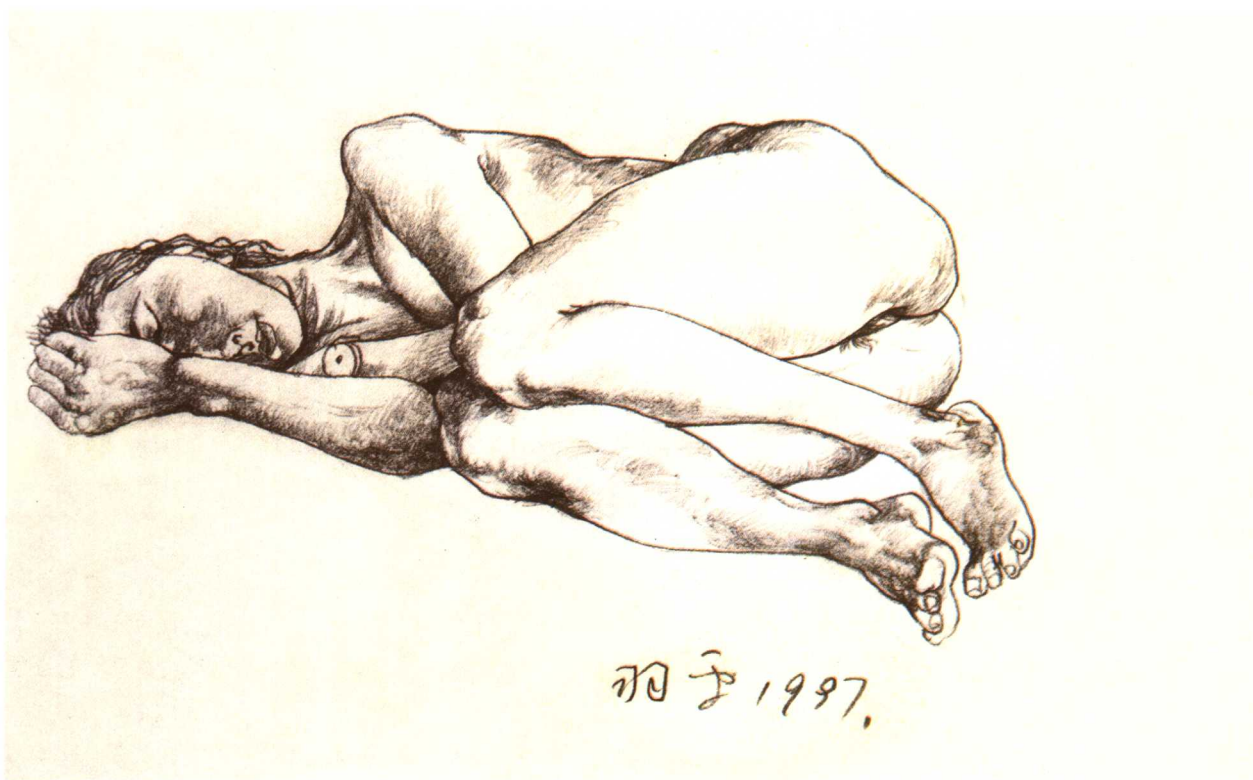
关于内容和形式的思辨，白羽平意在内容和形式二元转化的观点。在秉承先贤的同时，又不断地注入其在当下生发的新内涵。稳定庄严的平行线组合，戏剧化的明暗处理，柔润、干涩的节奏跳跃，挥洒自如的手感控制，说明了白羽平在语言层面上找到了与其精神表达相契合的个人语汇，并使精神本身转化为语言的自觉，把风景视觉因素的基本记忆独立提升为实现观看的语言品质。

白羽平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诠释源于一种深沉的文化沉思，立足于当下的艺术创作，却将一个遥远的对象作为自己期望达到的目标。在此刻的皴擦点染中，将心意遥致于莽莽苍古；在静绝尘氛中，时间似乎凝固了，过去、现在、未来被统一在画面的空间里，独特的艺术创造将心灵遁入迷远的寂静之中，这短暂的观照，就是永恒。

“一水带寒月，孤村幕夕烟”，在白羽平的作品中，没有鼓荡和聒噪，也没有激烈的冲突，而是以寒江静横、雪空绵延的画意迹化心中对自然及生命本质的探求和诘问。

没有澄明的观照，哪有精神的超越，白羽平利用风景，印证自身，同时也把自身的生命体验投射到风景中去，在渺茫难测的幻像中穿梭与游走，为的是回应一个遥远的召唤，走向彼岸，去安顿一个不羁的灵魂。





追寻与回归

徐恩存

追踪油画家白羽平近几年的艺术历程，我们发现，这是一段不断追寻与不断回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段由具象到抽象、由写实到表现、由物质到精神的提升过程。

白羽平的作品表明，经过一段苦苦求索与追寻之后，画家已走上了回归艺术自身之路，这使得他的作品，从形式到语言都更加逼近艺术规律与艺术本质，这就是，在作品中画家突出了绘画语言的作用与魅力，强调了材料与表现的功能与优势。

显然，白羽平在艺术取向上愈加体现为一种“语言至上”的兴趣，他的作品表明，他尊重并推崇“油画是语言的艺术品”这一理念，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显示出画家告别传统、走向现代的勤勉与自信。

无疑，突出材料与表现，使作品获得了多重性与丰富性，更利于作品意蕴的多层次感受表达，并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新节奏。在《乡路》、《秋云》、《古塬》、《高原》、《大平原》等作品中，体现出的正是语言自身的魅力；在我们看来，那些命题只不过是语言的载体而已，阅读作品，扑面而来的是“语言”的不同凡响的气息，而不是作品中的题旨景物。可见，画家把强烈的主观欲望、个人生命体验糅进了他笔下的笔触、色彩、节奏与韵律之中。

应该说，白羽平近期作品尤其关注光源色与固有

色并置的作用，关注材料与工具手段的表现潜力，借以为其绘画语言笼罩上浓郁的个性化色彩。然而，分析其作品，我们看到白羽平油画的个性化语言，并不表现在对某一格调的语言的永恒追求上，而恰恰表现在对“已有”的不断遗忘和对材料、工具本色、本质的追寻与表现上。

在“文本意识”这个层面上，白羽平孜孜不倦地进行着语言的实验与实践，让我们不断感受到语言的新气象、新气息。在《古塬》、《高原》、《秋云》、《乡路》、《大平原》等作品中，画家重临了先人们的题旨意境，凝神体味黄土高原的文化风韵，再将西方油画的材料、工具的优势与性能，与现代意识、现代情感、现代“语言”表现方式相匹配，为当代油画语境造成一种特别的格调。油画的基本操作手段——笔触、肌理、刮痕、厚涂与堆积等，在他不经意的运用之后，变得十分富于形式意味与语言魅力，特别是油画语言被赋予一种形式感之后，更加体现出一种语言的自觉与回归油画本体的趋向。

可以说，白羽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语言”上找到了“自我”。

分析作品，不难发现，白羽平对“语言”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越了形象塑造与具象表现层面，他要求自己在作品中必须获得和创造自己的语言，即纯粹个性

语言；继而，白羽平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认识到，绘画语言是可以被实验的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它具有无限的活性与可能性，画家可用有限的符号组织、编制、化合与演绎出无限丰富的意蕴，这些语言的组合聚集在一起或安排在一定的位置上之后，产生的自然是意想不到的效果。可以肯定地说，在白羽平那里，语言具有纯粹的形式意义，它自身的节奏感、色彩感、亮度、美感以及种种不可言说的东西，就足以具有独立的与自身的审美价值。

仅此而言，白羽平的绘画语言观与传统的绘画语言便有了质的区别，它属于本体论意义上的语言，抛开了语言作为载体的传统认识，而把语言看成是独立的东西——它就是自身，不必从属于别的，也不必服从别的，绘画语言既是“开始”的也是“最终”的。

由此也表明，艺术语言是处于运动状态的，由于它的不肯固执与僵化，才使它获得了永远的、存在下去的、永无止息的生命；我们正是凭借了语言的活力与自由，才完成了我们的表现与展示，才使得一幅精神图景得以构成。

在白羽平的作品中，绘画的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尽管它还未完全摆脱于某种载体，但他作品中的语言都富于操作性，画家凭借语言的活性，获得创造的无限性与无边放大的自由，去证明语言本身

就是绘画的存在。

这里，一道无法摆脱的艺术命题出现在当代画家面前：在自由创造的空间中，我们的绘画语言呈现出灵活无比、富有弹性的多维形态，我们难道有理由焦虑语言的贫乏与不能达意吗？到底是语言的无能还是我们自己驾驭语言的无能呢？

白羽平正是基于这种反省与觉醒，利用语言进行大胆甚至放肆的创造，将自己的精神渴望与审美追求挥洒于语言，并成为一种惬意的精神活动，白羽平因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与潇洒。

无疑，对绘画语言自身价值的关注，是当代画坛的重要现象，而对绘画语言的理解，也从未达到今天的理想层次。

今天画家越来越注意绘画语言的简练、活性与形象化，及其无以复加的可塑性、弹性等，这一切都意味着他们的良好前景。实践表明，“语言”大概是世界上最富生命力的东西，那些被拆解的、似乎毫无生命的符号，一旦被组合与聚集起来，按照某种意图进行编排，就有了生命。这种生命，随着画家对语言使用时独创精神的非同寻常而张扬与扩大。我们同时注意到，白羽平这一代画家在语言运用上的智慧与娴熟，他们左右逢源、纵横捭阖、水到渠成的能力综合在一起，必将形成一种全新的气势——回到绘画本身！

